

第一部反映中学女教师苦乐年华的小说
获河北省首届网络小说大赛二等奖

白鸥问我泊孤舟

周亚岚 著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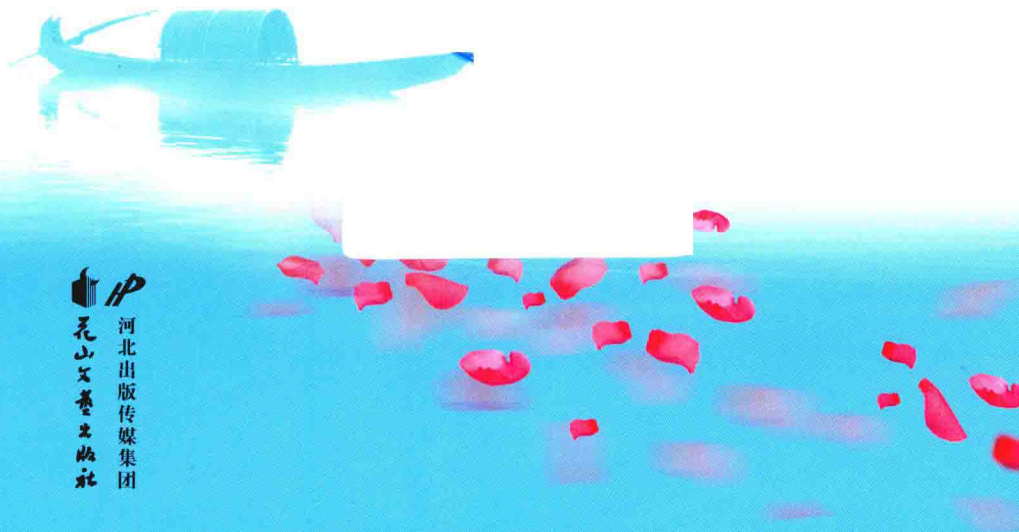
周亚岚 著

白鸥问我泊孤舟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
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
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
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
蒋捷《梅花引》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鸥问我泊孤舟 / 周亚岚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511-2622-9

I. ①白…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7815号

书 名：白鸥问我泊孤舟

著 者：周亚岚

责任编辑：李 爽

责任校对：李 伟

美术编辑：胡彤亮

封面设计：于 越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0311-88643225

印 刷：赵县文教彩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7.5

字 数：340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11-2622-9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长篇小说

白鸥问我泊孤舟·····	003
--------------	-----

中篇小说

你的心回不去了·····	143
--------------	-----

短篇小说

拿什么证明你是单身·····	191
当媳妇熬成婆婆·····	195
一杯水的温暖·····	196
错失·····	200



微小说

赌约·····	205
重逢·····	205
目击证人·····	206
女人心·····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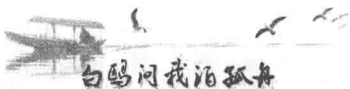
散文

一块烤红薯·····	209
风儿轻轻吹，风铃轻轻唱·····	211
与梅共舞·····	214
你不该在我的屋檐下躲雨·····	216
男人不是女人的天·····	218
梦中飘过一枝丁香·····	220
允许相爱的人相爱吧·····	223
你的眼神·····	224
爱情的作用·····	228
孩子一颗晶莹的泪珠·····	230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下来·····	232
戏说古诗中的愁·····	234
从韩剧《风之画员》看作文中的选材·····	236
爱情跌倒不为婚姻·····	238
望闻问切谈对象·····	240
不能给盲人一片天，请给盲人一条道·····	242
安全的烟花爆竹才绚丽·····	244

是不是那块料·····	246
没有了“春天”，翻唱的路能走多远·····	248
长篇网络小说《我不离婚》读后·····	249
如果爱有来生	
——长篇网络小说《小镇奇缘》读后·····	252
一个夜晚，你像风筝断了线·····	254
孩子，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255
将功补过·····	257

歌词

等风来等你来·····	261
莲·····	261
草原那么美，我想去看看·····	262
匆匆·····	262
情难迁·····	263
一念之间·····	263
啊 亲爱的老师·····	264
假如不曾相遇·····	265
如果开始是个错·····	265
老同学·····	266
梦回慢城·····	267
家的方向·····	268
我的梦·····	269
归去来·····	269
恋斜阳·····	270



命运的河·····	270
记忆中的春天·····	271
想赢就不要怕输·····	271
娜，一束火花·····	272
我要去三亚·····	272
雪地情书·····	273
迷失·····	273
滴水成冰·····	274
又见雪花飘·····	274
伤口也是一种美丽·····	275
天边的老板·····	276
无处安放的乡愁·····	276
时光慢慢老·····	277
窗外的牵牛花·····	277
天各一方·····	278
幽兰香·····	278
梅花乡·····	279
后 记·····	281



长篇小说

白鸥问我泊孤舟

上部 在梅市 职业的困惑引发辞职

一、谁有病

夜，漫长而冷。满屋的煤气味。头疼欲裂。宁红爬起来，再次去拧紧已经不能再拧的煤气罐阀门。看来不是阀门的事。她皱着眉头，趿拉着拖鞋，把屋子的犄角旮旯又查看一遍，最后沮丧地往床上一倒，双手抱头，双腿蜷起，恨不得缩成一个小小的团，滚回到之前出生的地方去。

煤气味是从哪儿来的，没有源头。宁红跟送煤气的师傅交涉过许多次了，师傅说：“没问题，你看，这阀门我拧紧了。”说着，从裤兜掏出打火机，咔一声，打着，往阀门处晃晃：“你看，如果煤气渗漏，就着火了，这不着吧？没事。要是再不放心，你这样试试，”师傅往手指上吐口唾液，抹在阀门处，“如果漏气，会起泡泡，你看，没事吧？放心吧，没事，我家煤气罐，没出过事。”

可是，她就是没来由地头疼、头晕、睡不好，噩梦连连，记忆严重减退，经常忘事。手里拿着钥匙还到处转悠着找钥匙，背着皮包还自语我的包呢？锁门走出去又回来确认门是否锁上。这还不算，她越来越不愿见人，多疑、猜忌、小心眼、脾气急、不肯受委屈。放假了，生活没有规律，作息时间早已错乱。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经常没来由地头疼头晕，嗅觉却异常灵敏，有一点儿怪气味就受不了，尤其是，总是闻到煤气味。

宁红再次蜷曲身体，闭上眼睛，像一个小小的婴儿，希望蜷到母腹中去。她睡着了。

梦中，疾行在路上，她和同事林丽走着说着，语速极快，忽然，看见前方一辆红色的吉普车在一个大水坑里漂流，水打着漩涡涌满车里。车内，一个人头，像葫芦一样漂上漂下，起伏不定。宁红说了句：“报警！”拿出手机，拨着110。一个小伙子慢悠悠的声音：“什么位置？哪条街？”“我……”宁红支吾着，她左右看看，惊慌得说不出街道的名字。电话里，传来电话铃声，小伙子又接另一个电话，根本不搭理她。宁红急了：

“喂！你怎么这么不着急呢？怎么又接别人的电话呢？我还没说完呢，可是，我真不知道这条街的名字，我现在在哪都不知道，你们赶快来人啊，车里那个人不行了，在水上漂，我害怕，你们快来啊！”此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个妇女，拿着手机说：“我在霞飞路……”宁红抓住稻草似的，赶快说：“在霞飞路，你们快来！”说完，宁红就醒了。头开始疼，她又起来，到处找煤气的源头。

看看表，上午十点。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宁红的人生从中年开始。路遥死了，据说是写作累死的，而宁红活着，她不想累死，她要活得好，活得什么也不缺，活得什么都拥有，有房有车有人爱。她要做个既要物质又要爱情的女人。物质与爱情，缺一不可。年轻的时候，二者没有兼得，那么，现在，她要弥补回来，爱情多么需要物质作基础啊，而物质又多么需要爱情作装饰啊！没有爱情，她不能存活；没有物质，爱情不能存活。左手爱情，右手物质，才是完美的生活。

宁红洗脸化妆，描眉画唇，把自己打扮得像妖精一样，出门了。她要继续找兼职，看哪家歌厅可以容她卖唱。

刚出门，她就后悔了。到处都是人，到处都喧闹，城市的肠胃一直拥堵。车辆、人流像永不枯竭的河，总也流不尽，总也走不完。啊，这生命的长河、这生活的洪流、这新时代的大潮，不容分辩，不容诉说，一股脑儿裹挟着你，不由自主地向前向前。好日子也来，坏日子也来，好坏的日子都会过去的，而那过去了的，除了亲切的怀念，还有秃顶、皱纹、臃肿、憔悴、艰辛、疲惫。不知不觉，夕阳已黄昏，愿不愿意，你的中年来临了。

大街上，店面招牌花红柳绿，吃穿用玩的广告铺天盖地，美女处处显露风情，就是和女人不搭边的男装的广告，也是美女出场替男人做主。表面上看，这是个母系社会，女人的地盘，实际上，女人是男人的资本与玩偶，没有了女人，男人还奋斗吗？男人还威风吗？男人的别墅豪车体面给谁看呢？男人精得只赚女人的钱。少了女人，这世界多么寂寞。可是，偏偏男人不会好好爱女人。要么，谎话连篇；要么，始乱终弃；要么，一妻多妾；要么，喜新厌旧；要么，吃碗里想锅里；要么，家里有个做饭的，单位有个犯贱的，远方有个思念的……

宁红胡乱想着，跳上一辆公交车，没有座位了，公交车永远是那么挤，除了飞机不卖站票，中国是卖站票而坐票钱的国家之一。这理找谁说去？谁说谁有病！病得不轻！有个站的地方就不错了，报纸上登了，一辆定员七人的面包车，竟然抱出来21个孩子。不叠罗汉就行了。这就是生存，有口气就是活着，至于生命质量，谁顾得上呢？初级阶段嘛，多体谅吧。

“你干吗？”车厢里响起一个尖厉的女声，宁红看到一个女人手里紧攥着红色手机，怒目圆睁，逼视着一个穿白上衣的清瘦男子。

“什么干吗？有病！”男子狠瞪着她，毫不示弱。

“谁有病？你掏我兜里的手机，怎么还有理了？”女人也不示弱。两个人的眼神嘴里啦啦在空气里碰出凶狠的火花，宁红仿佛听见空气像导火索一样嘶嘶燃烧。

“你他妈谁掏了？这么挤，碰你一下就不行了？”清瘦男子一点儿不客气、不胆怯。

“你怎么骂人？偷东西还骂人，你才有病！”女人的声音尖厉而急促。

车到梅市商城，男子骂骂咧咧准备下车。

“啊！我手机没了！司机，别开门，有小偷。”另一个女人惊慌地叫起来。

“不能开门，谁也别下，这车上就是有小偷。”刚才紧攥手机的女子眼睛看着白衣男人说。

“你他妈看我干什么？小心揍扁你！”男人手插进裤兜，想掏出什么凶器。

宁红突然指着男人说：“别动！手别动！”

宁红把自己手机递给女人：“你快拨号，看你手机在谁身上。”

女人拨号。宁红紧盯着男人，周围的人都看着男人，男人有些慌张，手也不敢动。

“你是我的妹妹你是我的家，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庞龙清脆的声音从男人裤兜里传出来。啊，这美妙的手机铃声，简直是福音啊。

女人激动地说：“是我的！是我的！我的手机铃声。我老公刚给我下载的，手机在他身上，在他身上……小偷，偷我手机……”

众人纷纷说：“直接把车开到公安局派出所。”

行窃男人变了脸色，突然抽出匕首，直奔司机，把刀尖顶在司机肥满的脖子上：“停车！开门！给老子开门！”

司机脸色煞白，“嘎”的一声，刹了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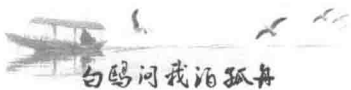
车厢里鸦雀无声，万籁俱寂。人们呆若木鸡，世界也在这一瞬间停止了呼吸。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平头男人分开众人，一把攥住男人拿刀的手腕，还没怎么着呢，刀“当啷”一声掉到地上。男人杀猪般嚎起来：“我的手，我的手断了……”

平头男人押小鸡似的把男人押向车门：“我是警察，盯他好久了，打开车门，我送他去局里。”

众人嘘了一口气，司机像打断的筋又接上似的，来了精神，打开了车门。

攥手机的女人敬佩地看着警察：“大哥，幸亏有你，要不然，今天还不得牺牲几个？”又转向小偷，愤怒地踢一脚，“叫你偷！还骂人！说我有病，谁有病？你说谁有病？”女人的手指向男人的鼻尖，“你偷东西才有病，你知道吗？再偷，爪子给你剁掉！”



平头男人和小偷下了车。

丢手机女人感激地谢着宁红：“今天你真勇敢！车上这么多男人，就没有吱声的。哎，姐姐，你就不怕他掏出刀子？”

宁红说：“刀子倒不怕，咱车上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我是怕他把手机掏出来转移了，没证据。现在什么事不都讲究个证据？没证据吃哑巴亏……”

宁红还没说完，攥手机女人喊起来：“大家快看，他们搂着肩膀，还说笑呢！”

啊！被耍了，上当了，什么警察，他们是一伙的，小偷真可恶，手段越来越高明啊！众人议论起来。宁红疑惑了：究竟谁有病啊？这世道怎么了？

丢手机女人说：“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损失，以后多长个心眼儿。姐姐，我叫万娜，把你手机号给我，以后就是姐们儿啦，我得谢谢你。”

宁红就这样和万娜相识了。

下了公交，宁红去了一家歌厅。门卫说，都没上班呢，老板没在，歌厅都是下午开门。宁红拍着脑门，觉得自己真是犯晕。忽然想起，金童培训学校还欠着她钱呢，决定再次去找李新民校长。

二、她倒像一个骗子

骄阳烈日，宁红奔走一个小时，满脸汗水地到了金童培训学校，正碰上李新民校长往外走。哈哈，这下，他没跑掉，多亏她长了个心眼儿：在距学校二十米处的小卖店冒充家长打电话，她尽量粗着嗓子问：“李校长在吗？我是学生家长，想问问孩子假期补课的事。”还没等她说完，一个女人热情地说：“在，在，你稍等，我去叫……”还没等女人说完，宁红撂下电话，扔下两毛钱就跑。

李新民看见宁红愣了一下，想装作没看见，宁红上一步：

“李校长，今天可是遇见你了。我不想耽误你的时间，你今天给个准信，我的代课费什么时候能给？”

“啊，宁老师，不是跟你说了吗？有钱就给你，你等电话吧，有了给你送去，天热，就别来回跑了。”

“李校长，我来要都不给，还能期望你给送去吗？是猴年还是马月？”

“我们目前资金周转不开，要交房租、上税、水电，还要给员工们开工资……”

“那我就不需要钱了吗？这么热的天，一上午三个多小时，五节课，不是因为穷，我干吗来上课啊？”宁红快哭了。

“没说不给你啊，就不能再等等吗？这么急干吗，还能赖掉不成？”李新民语调强

硬起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前几次，他还儒雅斯文地笑着，客气地敷衍着。宁红也因他的客气，陪着笑脸，没有说难听的话。再后来，就不接她的电话，后来，她一来，就丢掉。

“我最近家里有事，急需用钱。你知道，我老母亲八十多岁了，瘫痪在床，每天吃药打针就要二百多，保姆每月八百元；孩子小，我一个人工资养着，到现在，我还住在租的房子里，每月租金……”宁红流下泪来，说不下去了。

她实在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这些。四十岁了，租房子住，六年单身，嫁不出去。儿子八岁，胆小懦弱，到哪都怯生生，像是害怕这个世界。母亲常年卧床，植物人一般。六年了，她没有吃过一顿现成饭，她家的灯从没有在她进门之前亮过。她的人生太失败了。当年一个眼睛高度近视、腰有邮筒粗、气质像街道大妈的女同学，现在是温市副市长。据说，母校校长多次邀请她回校作报告，粗胖的女同学——如今的副市长却说，何必兴师动众呢！实在太忙了，没有空啊！瞧人家多牛，敢回绝母校的邀请。学校里一个屁屁从来不管时间地点的部队转业兵，竟然提拔当上了副校长。他妈的，这是什么世道啊？欠钱的是大爷，理直气壮，要钱的是三孙子，点头哈腰。杨白劳咋不活到今天啊？活到今天，也他妈是大款。宁红擦掉泪水，她为自己轻易流泪感到羞耻。现在谁还相信眼泪呢？也许别人因为她的泪水，更觉得她说的都是谎言：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年幼的孩子？怎么这么像电影电视里的台词啊？早就背会了吧？眼泪能打动人吗？看来不如拳头好使。有几个是靠流眼泪把钱要回来的？要么泼皮耍赖，要么动拳头动刀，要么脸皮厚吃住在人家，要么制造绯闻造谣。这些她都做不到。她像一个拙劣的骗子，手段实在不高明。

果然，李新民校长笑了。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们是相信的，没说不给，再等几天，给你送去。你先回去，啊？”李新民哄小孩似的，亲切柔和地“啊”了一声。在宁红听来，这声“啊”，是在愚弄她打发她拖延她敷衍她先稳住她。宁红恼怒了。

“你再不给，我有个都市报记者朋友，让他来采访你；我在网上有个网页，把你欠钱不给的事让大家讨论讨论。”

“哈哈，你要挟我，我怕吗？我办学如果没有几个人，能混下去吗？文的武的，白的黑的，我都不怕！哈哈！”

是呀，没人没权没势，能在这新时代江湖混饭吃吗？他怕她的报社朋友或者网上曝光吗？倒是她自己，害怕别人知道传到校长耳朵里的。校长在临放假前最后一次全校大会上，再三强调，不许假期在社会上补课，如果发现，要严肃处理。

其实，这次补课，从一开始就不顺利。金童学校本来打算招两个班，一个班不超过

三十人，可是，到后来，加起来才五十多人，于是，李新民决定两个班合成一个，节约一个老师的开销，让她一个人上。宁红说：“我一个人上，这么大的班容量，肯定比三十人的班工作量大，一节课五十元，太少吧？”李新民校长说：“我们是私立学校，也不容易，招这几个学生，做了多少工作，费了多少事啊，要给介绍学生来的老师提成，还要交水电房租，还要打理有关部门，你要不上，也没关系，我再找别人。”宁红只好说：“就这样吧，我现在正需要钱。”宁红也怕李新民嫌她是学音乐的，后来进修上的中文教育，也只得不多挑剔了，赚点儿是点儿吧。本来，教音乐也能收到学生，但是，宁红太穷了，买不起乐器，很多家长希望能用老师的，等孩子学得差不多了，再投资买新的。况且，这么多年的学校音乐课，除了教孩子们，唱唱歌，也没有声乐课，学校基本上没有乐器，宁红学的乐器也生疏了。不具备硬件条件，也就搁浅了。

可是，另一个老师不愿意了，找到李新民，质问他为什么让宁红上，不让她上，宁红是学音乐的，中途进修的中文，而她呢，直接就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又上的教育研究生，比宁红硬件强多啦。

李新民说：“合成一个班了，用不了两个老师。再说，小升初先修，用不着那么高学历。”

那个老师气哼哼埋怨宁红出卖她。

宁红说：“李校长说通知你不用来了，我能说什么呢？我替你争取了……”

“为什么见我面，理都不理我？招呼都不打？”那个老师质问。

“我能说什么？他说通知你了。你说我有什么错？你这样质问我，是不是让我和你一起离开，炒校长鱿鱼？”宁红说。

“对！”那个老师肯定地说。

“我做不到，我的确需要钱。”宁红也板起了脸。

现在，宁红得到惩罚了，因为她的自私，因为她没有顾及别人。如果，她把欠钱的事跟那个老师说，那个老师会不会从牙缝蹦出两个字：活该？！

夏季的天，孩子的脸。刚才烈日当头，一会儿大雨瓢泼。宁红跑到梅市外贸公司大厅檐下躲雨，神思恍惚乱想着，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年轻男人也跑来躲雨，两个人各守着外贸公司两头，来回踱步，谁也没有心思搭讪。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宁红想到笨笨发烧在家，着急回去，正要冒雨跑，一辆出租车救星般驶来。司机摇下车窗，宁红犹豫谁先坐，那个男人没有发话，大概想等雨停。宁红问司机：“走吗？”司机说：“走。”宁红坐上了车，她犹豫着要不要叫男人一起坐车走，可是男人没有坐车的意思，看也没看她。宁红想，我干吗管他，他一个大男人，办法多着呢，还怕雨吗。

车到了住处，临下车，宁红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跟司机说了句：“你现在去接那

个人吧。”司机却不买账，说：“我去接他，就赔了，空车跑去，谁付钱啊？”是呀，她怎么想不到呢。

出租车刚走，外贸公司门前就来了一辆悍马。

三、红酒 女人 越野车

悍马停在外贸公司门口。一个高挑白皙衣着时尚的女人，小鸟一般飞向悍马。戴墨镜的男子从车里出来，微笑着很绅士地拉开车门，做了个请的手势，女人嫣然一笑，灵巧地坐上了车。男人系好安全带，顺手给女人也系上了，就势在女人腮边吻了一下，然后两手扶着方向盘，问：“去哪？”

女人说：“随便，哪儿都行，天涯海角也没关系。”

“哈哈，不怕我把你卖了？”

“被你卖了也甘心！”女人愉快地说。

“你？哼！卖不上好价钱，谁买啊？”男人调侃。

“我会做饭啊。”女人说。

“会种地吗？会生儿子吗？买了你还得养着你，你说人家图什么！”男人说。

女人一想，也是。四十岁城市女人，谁要？连农民也不稀罕了。四十岁女人输不起啊。能抓住眼前不放弃就是聪明女人。丈夫、情人、儿子、房子、车子，都有了，还有份收入不菲的工作，父母双全，身体健康，这就是她，一个幸福的女人——万娜，虽然四十了，可是，谁不说她年轻漂亮身材好？

女人在男人肩上捶了一下：“这么说，我没人要啦？”

男人乐呵呵地说：“我要，这么好的女人哪儿找去？给我个城池也不换。”

女人开心地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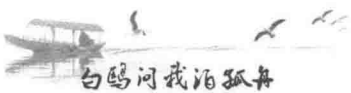
男人潇洒地倒车，把车停在世纪大饭店门前。万娜迷醉般看着男人倒车，男人却是十分专心，一只手娴熟地转着方向盘，一只胳膊半倚在万娜的椅背上，半斜过身体，看着后玻璃，三下两下，车稳稳地倒入车位。据说，很多女人很喜欢男人倒车时的样子。万娜看过一个韩国电视剧，里面的男主人公为了取悦心仪的女人，故意倒车，哇，那场景酷极啦。她还记得那里面的台词：

女人问：“为什么总是倒车啊？”

男人说：“听说女人喜欢看男人倒车的样子，你看我，怎么样，帅不帅？”

女人甜蜜地笑着，嘴上却说：“真幼稚。”

万娜和男人穿过世纪大饭店宽敞气派典雅的大厅，乘电梯，直奔四楼韩国料理。



清新芳香的空气，翠绿的大叶植物，怀旧的古筝旋律，正演奏着熟悉的朝鲜族歌曲《桔梗谣》。点完菜，很快，一桌花花绿绿精美纷呈的小菜摆上来，光是精致典雅造型独特工艺讲究的盘碟碗就够享受的了。

“喝什么？米酒？红酒？”男人问。

万娜说：“红酒吧，你不是喜欢吗？”

男人说：“米酒土，红酒洋。我就喜欢红酒，颜色艳丽，姿态暧昧，味感甜涩，像女人唇也像女人心。红酒、女人、越野车，男人的三大爱呀……”

万娜接着说：“还有官职、地位、金钱、荣誉、别墅、猎枪、虚荣等等。男人太贪心，贪心的男人不幸福。”

男人说：“我没那么贪，奋斗了大半生，到享受的时候了。人生就是一座山，女人喜欢边爬山边看风景，男人更愿意爬上山头，喘口气，站在山顶，一览无余，风光无限。我只要个山头就行了，这山不望那山高。”

吃过饭，两人直上饭店最顶层预定的豪华套房。

万娜换上绵软细滑的丝绸睡衣，站在窗前看脚下万家灯火。男人端杯红酒，从背后拥住她，一只手伸到她胸前，揉搓着，另只手把酒送入万娜嘴里。万娜含满一口，去吻男人，男人热烈回应。他们这样喝着吻着，一瓶酒很快喝完了，万娜醉眼迷离，风情万种，女人因酒而性感，男人因酒而勇猛。

万娜认识这个男人，是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上。男人比万娜高一年级，是万娜的学长。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彼此没有印象。男人是她同学的同事，第一次一起参加高中校友会。据说，现在离婚率高，和时兴同学聚会有关。人们都争着抢着找回过去的时光，过去的感觉，过去的初恋。没有来得及表达的，现在毫无羞涩地腆着啤酒肚说：“当年我可是喜欢你啊，就是不敢说，你那时太骄傲了，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我单恋你三年啊！”女生矜持又戏谑：“啊，是吗？那当初怎么不早说啊？其实我也喜欢你啊。”男生继续说：“那三年，我一直在拼命学习，考上好大学，能让你刮目相看。”女生说：“我眼睛都刮痛了，你现在可是大老板了啊，今非昔比。”女生的同桌挤进来，指着男人：“怎么轮到你小子？我是她同桌，近水楼台还没得月呢！”大家于是哄笑着，喝着，闹着，说着笑话，话锋机智幽默，每个人依稀当年的影子，可是又变化很大。往往当年的班长团支书之类老师眼中的红人，如今沉稳低调，话不多了，那些当年的熊孩子、调皮鬼、捣蛋鬼、学困生，倒成了话痨。做买卖的土豪争抢着买单，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们，稳坐酒桌，很享受几个土豪的拉拉扯扯。这样的情景，几乎每聚会一次就发生一次，每发生一次，就会传出谁和谁没回家，直接去开房的消息。次数多了，大家编出顺口溜：心眼多的挨班花坐，心眼少的往死里喝，不精不傻的只唠嗑，一丝清醒的胡乱摸，缺心眼儿